

《增订伪药条辨》药物产地加工与净制法探讨

于大猛¹, 张卫², 马春³, 李强¹, 刘立伟¹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3.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北京 101101

[摘要]《增补伪药条辨》是民国时期阐述当时药物辨识的专著, 包含较多的中药产地加工与净制内容。笔者介绍了书中天门冬去皮心与矾水煮、土藿香曝晒瓮盛、黄菊蒸晒法、白滁菊阴干法、薤白蒸晒法、附子反对盐渍法、乌梅炕熏法、生地黄保鲜法、鹿茸砍茸法等药物的产地加工以及蛤蚧去头足、茯苓去筋等药物净制法等内容, 以期中药现代炮制提供更多参考。

[关键词]《增补伪药条辨》; 中药; 产地加工; 净制; 炮制

[中图分类号] R283.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23) 11-0056-04

DOI: 10.13457/j.cnki.jncm.2023.11.009

Discussion on Origin Processing and Cleansing Methods of Medicinals in *Zeng Ding Wei Yao Tiao Bian*

YU Dameng, ZHANG Wei, MA Chun, LI Qiang, LIU Liwei

Abstract: *Zeng Ding Wei Yao Tiao Bian* is a monograph on drug identifi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lots of contents on origin processing and cleansing metho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origin processing methods, including boiling peeled Asparagi Radix with alum, exposure of Rugosae Agastachis Herba to the sun, steaming and sunning of Pyrethri Tatsienensis Flos, drying Chrysanthemi Flos in shade, steaming and sunning of Allii Macrostermi Bulbus,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 refused to be salted, fumigation of Mume Fructus, keeping Rehmanniae Radix fresh, processing Cervi Cornu Pantotrichum with deer heads, etc., as well as the cleansing methods including removing head and feet of Gecko, and removing fibres of Poria, so as to provide more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 processing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Keywords: *Zeng Ding Wei Yao Tiao Bia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rigin processing; Cleansing method; Processing

《增订伪药条辨》(以下简称《增订》)是曹炳章在郑肖岩《伪药条辨》的基础上增补合编而成的一部鉴药专著^[1]。该书主要对药品的鉴别、采集、炮制等进行论述, 为鉴别药物的真伪优劣提供丰富经

验, 影响深远。产地加工是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保证药材质量有重要意义。笔者对书中临床常用药物的产地加工与净制方法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以期中药的炮制工艺及临床运用

[收稿日期] 2022-03-28

[修回日期] 2023-03-26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CI2021A03701)

[作者简介] 于大猛 (1972-),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E-mail: 13191635801@163.com。

提供参考。

1 产地加工

中药的产地加工,系指中药产新后,趁鲜进行加工。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凡例”载:“次以集解,解其产出、形状、采取也。”文中“产出、形状”指药物的道地与真伪优劣,而药物的“采取”亦包括了中药的产地加工内容,是炮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增订》中介绍了天门冬(又名天冬)、土藿香、黄菊等多种中药的产地加工方法,真实还原了民国时期产地加工的真实现状,对现代中药的产地加工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1.1 天门冬 《增订》载:“鲜时用矾水泡透,剥去外皮晒之。”文中指出要“泡透”。天门冬传统要求是去皮与心,去皮的方法有水浸、汤浸与蒸3种方法。其中汤浸法,明代李中立《本草原始》“修治:天门冬,肥大明亮者佳。去心,但以温水渍漉使周,润渗入肌,俟软,缓缓擘取。不可浸出脂液。不知者,乃以汤浸多时,柔则柔矣,然气味都尽,用之不效。”^[2]文中指出天门冬用温水浸渍至表皮松软,以剥下即可,并非要泡透。另外,原书中用“矾水”浸泡的方法并未见于民国以前的药学著作。考白矾,味酸性寒,《本草纲目》载:“吐下痰涎饮癖,燥湿解毒追涎,止血定痛,食恶肉,生好肉,治痈疽疔肿恶疮,癰疽痼疾,通大小便,口齿眼目诸病,虎犬蛇蝎百虫伤。”^[3]可见,其功效与天门冬的滋阴补肾功能毫不相关。笔者认为天门冬用矾水浸泡后,品相明亮好看,多为药商所为,但并不是好的炮制方法。

1.2 土藿香、薤白 土藿香,《增订》载:“其他如江浙所产之土藿香,能趁鲜切片,烈日晒干,贮于缸瓮,使香气收贮不走,入药效能亦甚强,不亚于广藿香也。”文中将土藿香切片,曝晒干,贮藏于缸瓮之中,使香气保留,是一种优良的保存方法。

薤白,《增订》载:“若采时去须茎,蒸熟晒干,则质坚紧,不致脱皮,且晒之易燥。若生晒则质松,层层脱皮,且不易干燥,故近今皆用蒸晒者多,惟伪者少见。”鲜薤白蒸熟晒干的方法未见于民国以前的药学著作,诚产地经验之得。

1.3 黄菊、白滁菊 《增订》载:“菊花种类甚杂,惟黄菊产杭州、海宁等处,味苦兼甜,香气甚雅。有蒸、晒二种。蒸菊,将鲜菊入蒸笼内,先蒸瘪再

晒,烘焙至燥,其色老黄,收藏朵瓣不散。晒菊,以鲜花烈日晒干,其色嫩黄,朵松,花瓣易散,皆道地。城头菊,野生城墙阴处,色黄,朵较少,浙名野菊花,亦蒸晒为善。”文中黄菊先蒸后晒,再烘焙干燥,则花色老黄且朵瓣不散,为经验之谈,诚为产地加工之良法。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4]亦讲授:“黄菊花依据开花先后分三次(头花、二花、三花)采摘花朵,趁鲜上笼蒸制,蒸后再进行干燥包装。”说明现代依然按照民国时期的方法进行产地加工。

《增订》载:“白滁菊出安徽滁州者,其采法先剪枝,连花带叶倒挂檐下,阴干后再摘花,故气味更足。”文中白滁菊连枝叶采下,于屋檐下阴干再摘花。与前述黄菊采摘干燥方法完全不同。

1.4 附子 《增订》载:“鲜时用盐渍腌,盖不腌易烂。然经盐渍过,性味已失,效力大减,景岳先生已辨之详矣。”四川本地有用胆巴腌制附子的传统,这种传统影响至今。文中指出这种腌制过的附子虽不容易腐烂,但是其辛热之性已失,功效大减。考明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本草正》有关附子的论述“夫附子之性热而刚急,走而不守,土人腌以重盐,故其味咸而性则降。今之所以用之者,正欲用其热性以回元阳,以补脾肾,以行参、芪、熟地等功。”可见,张景岳对四川当地用重盐腌制附子的习俗明确持反对态度。但是,这种习俗影响至今,可谓积重难返。

关于厚附片,《增订》载:“厚附片,乃四川鲜附子制而切片,不经咸渍洗漂,效力且比本漂淡附片胜数倍。凡用淡附片二钱,厚附片只能用一钱,因其力猛也。”现行2015版《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5]中蒸附片与炒附片均未用胆巴浸泡,其效力显然较强,但是仅作为地方标准,未在全国推广。

1.5 乌梅 《增订》载:“造乌梅法,系取青梅篮盛于灶突上熏黑,若以稻灰淋汁润湿蒸过,则肥泽不蠹。”这段话显然是引自《本草纲目》。考福建上杭乌梅制作方法,将青梅装长方形竹屉中摊平,置土坑上,用半湿柴枝小火熏制至黑。故《本草纲目》所载很可能是上杭乌梅的制作方法。此外,明代还在制作乌梅的工序中,先期将青梅拌以烟煤的经验,如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卷97“造乌梅法”载:“四月间取青梅或一石或五斗,微拌烟煤盒一二日稍软,砖炕上用柴或草烧熏二昼夜,干湿得

所,收起铺摺上,冷,向日中曝干,即成乌梅。”^[6]这种方法与《本草纲目》记载大致相同,只是增加了前期将青梅染黑的工序,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乌梅色泽更黑亮,是药商行为。

1.6 鹿茸、生地黄 鹿茸,《增订》载:“其法:得一生鹿,闭于栅,聚围之而呼噪,鹿性躁惊,距奋掷足无停蹄,其体纯阳,两角更甚,约数小时,其热度达于极点,有力者猝入,以利刃断其首。长杆丈余上穿铁环缀八尺之铁链,而以鹿角系其端,极力摇而旋转之。甲疲乙易,乙疲丙易,不知其数千万转,其精血灵活和匀,无孔不入,无窍不通。稍停,则精血凝聚之处,易生微虫;精血不到之处,元气不足,非全材矣,此青海采制鹿茸之法也。此指家畜而言。如遇野山之鹿,即随时又获取茸,功效尤伟。”文中所述为传统砍茸的方法,其目的是使茸血充分融入鹿茸内,但此法因过于残忍,现已消失。现代割鹿茸的方法主要是用鹿眠灵麻醉后再锯茸,减轻了割鹿茸对鹿的伤害。

生地黄,《增订》载:“鲜用易烂,藏者掘一净土窖,下用干沙泥衬底,再上贮生地一层,再夹沙一层,如是收藏,别少烂耳。”文中所述为鲜地黄的保存方法,与北方保存萝卜的方法相同,具有很好的保温与通气效果。此外,金世元在《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亦载:“鲜地黄埋在沙土中,防冻。”

2 药物净制

药物的净制是中药炮制的重要内容,包括清除杂质与去除非药用部位。《增订》主要记载了蛤蚧与茯苓的净制方法。

2.1 蛤蚧 《增订》载:“其力在尾而头足有毒,故用之者,必尾全而去其头足。”文中指出蛤蚧头与足有毒,故需去除。关于蛤蚧的净制需去除的部位,古人有多种观点,如去眼与去口、去头者,雷敦《雷公炮炙论》:“毒在眼。”^[7]如去头足者,南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10:“去口足,温水浸去膜,刮了血脉。”^[8]如头尾全用者,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蛤蚧”载:“首尾全者佳。”^[9]

《增订》中指出头足有毒,是将《雷公炮炙论》其毒在眼的观点,扩展到四足。古人重视蛤蚧尾部的药效,如宋代掌禹锡《嘉祐本草》“医人云:药力在尾,尾不具者无功。”^[10]文中指出缺少尾部的蛤蚧

疗效会打折扣,但是并没有说蛤蚧仅需尾部入药。而清代民国的一些医案中出现了专用蛤蚧尾的记载,这无疑浪费了药材,亦不符合中医的传统。

2.2 茯苓 《增订》载:“凡茯苓有筋者去之,雷敦云:茯苓有赤筋者,误服令人目中有星,多服致目盲,服茯苓者注意之。”这段话来源于雷敦《雷公炮炙论》,原书已亡佚。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茯苓”载:“雷公云:凡采得后,去皮心神了,捣令细,于水盆中搅令浊,浮者去之,是茯苓筋,若误服之,令人眼中童子并黑睛点小,兼盲目。甚记之。”文中指出分离赤筋的方法为茯苓去皮,捣细,置水盆中搅匀,浮者为赤筋。所谓“筋”者,即为树之须根深入茯苓中者。后世还有过滤的方法,如宋代陈衍《宝庆本草折衷》“茯苓”载:“坡仙以茯苓削去皮,为散,入细布袋中,就冷水揉摆,澄取粉,其筋滓在袋中,弃去不用。”文中将茯苓粉装细布袋,置冷水中搓揉,留在袋中的渣滓即为赤筋。这2种方法均将赤筋去除,但临床所用茯苓均要去除赤筋,这个工作量显然太大了,且不切实际。对此,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指出:“茯苓中有赤筋,最损目,为丸散久服者,研细末,入细布袋中,以冷水揉摆,如作葛粉状,澄取粉,而筋滓在袋中者,弃去不用,若煎汤则不须尔。”^[11]即指出入丸散需去赤筋,入汤剂则不必。这显然是矛盾的,茯苓入丸散与入汤剂的药效会有不同吗?显然古人并没有这种记载。此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去除赤筋有无必要?考雷敦是道家人物,所著《雷公炮炙论》并不是医家炮制的正宗,而偏向于道家制药^[12]。因此,笔者认为,茯苓这种去除赤筋的净制方法对医家而言,并没有必要。

3 小结

综上所述,《增订》虽着重阐述当时伪药的辨识,其中亦有较多的炮制内容。如在药物的产地加工方面:天门冬去皮心与矾水煮、土藿香曝晒瓮盛、黄菊的蒸晒法、白滁菊的阴干法、薤白的蒸晒法、乌梅的炕熏法、生地黄的保鲜法、鹿茸的砍茸法等。在药物的净制加工方面主要蛤蚧去头足与茯苓去筋。这些经验对现代中药的炮制仍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如土藿香的贮藏方法,现代贮藏要求置阴凉干燥处,防止香气散失,防热、防生霉。而《增订》中土藿香的暴晒瓮盛法,由于隔绝了空气,不

易生虫发霉,更易保存香气。附子用胆巴浸泡的问题,曹炳章指出附子:“鲜时用盐渍腌,盖不腌易烂。然经盐渍过,性味已失,效力大减,景岳先生已辨之详矣。”这种观点可谓针砭时弊。四川本地有用胆巴腌制附子的传统,使用的原因是附子成熟在盛夏,天气炎热,附子容易腐败,用胆巴的目的是防止腐败。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解决附子易腐败的问题,而现行2020版《中国药典》^[13]中的盐附子、黑顺片、白附片均有用胆巴浸泡数日的工序,可谓积重难返。

现代仍然延续的方法,如生地黄的保鲜法、上杭乌梅的制法、蛤蚧去头足四肢等方法。曹炳章指出蛤蚧的净制“必尾全而去其头足。”《中国药典》自1963版开始至今,历版《中国药典》对蛤蚧的净制描述均为:“除去鳞片及头足。”这种方法更多的是传承了清代与民国医家的经验。笔者认为蛤蚧作为一种临床常用的名贵药材,在没有确切证据文献及实验结果证明去除的部位有毒的情况下,这样处理太过浪费。另外,《增订》中记载的一些特殊的炮制法方法也值得注意,如天门冬的矾水浸煮法、薤白的蒸制法等。这些方法虽然现代已无传承延续,但是对了解其炮制历史仍有意义。当然,《增订》记载的主要是民国时期中药产地加工与净制法,其亦

深受清代传统炮制方法的影响,故亦有其局限性。如茯苓去筋、蛤蚧去头足四肢等,临床应用中过程中需要加以注意。

[参考文献]

- [1] 曹炳章. 增订伪药条辨[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 [2] 李中立. 本草原始[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62.
- [3] 刘衡如, 刘山永, 钱超尘, 等. 《本草纲目》研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469.
- [4] 金世元.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200.
- [5]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127.
- [6] 徐春甫. 古今医统大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1303.
- [7] 唐慎微. 证类本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47.
- [8] 陈言.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188.
- [9] 刘文泰. 本草汇精要[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747.
- [10] 掌禹锡. 嘉祐本草[M]. 尚志钧, 辑校.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417.
- [11] 陈嘉谟. 本草蒙筌[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8: 147.
- [12] 郑金生. 药林外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72.
- [13]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一部[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0: 200.

(责任编辑: 冯天保, 沈崇坤)